




独身女人

人生是一个旅行团，
你反正已经参加了这个团体，
不走毕全程看看清楚，多么可惜，
代价早已付出去，多看一个城市总是好的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独身女人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 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独身女人④ 亦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1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13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快的会面！

目 录

- 独身女人 (1)
- 寻找家明 (95)
- 城市故事 (179)

独身女人

我姓林，叫林展翘，我独居，没有丈夫，是个独身女人。

自我介绍就这么多。

至于我的名字，我不大明白“展翘”是什么意思，恐怕是父母想要我做大展鸿图者中的翘楚，如果开珠宝店，倒是个现成的铺名：展翘公司隆重开幕……不过我成年以后很少用到中国名字，我有个英文名字叫JOY，快乐，林快乐。

我倒并不是不快乐，我的职业很好，在一家“名校”教中五会考班的英国文学与语文，我自己在大学修的也是这两科，一级优等生，跑回来教老本行，轻而易举。晚上改卷子，同一个题目的作文看四十到八十篇，觉得人生并没有真谛，做人就是混饭吃。

我的生活很沉闷，星期日看 Muppet Show，大笑一场，不想呆在家中的时候，找张佑森上街。呵对，张佑森这个人。我应该如何介绍张佑森这个人？

他是在读中四的时候认得的，开舞会，他请我跳舞，跳完之后念念不忘，约我去看电影，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。十五年前到现在，他没进步过，当时倒是出色的小男孩，个子高，面目顶清秀，功课也好，常帮我做代数。可是小时了了，长大就不长进，整个人没一处像

样的地方，连说话都不伶俐。

每次出去与他吃饭总是由我叫菜，他慢，又钝，又迟疑，连伙计都等得不耐烦，并不是个好伴侣，但我们是朋友。我很少把烦恼告诉他，我想他不会明白，不过我们在周末偶然也去看一部电影，不说什么话，只是坐在那里看戏，看完说再见回家。

我不明白张佑森的内心世界，也从不企图明白他。中学毕业以后他到浸会书院去念过几年书，我在伦敦大学，玩遍欧洲。

回来以后见面，难免说起枫丹白露、日内瓦湖，他瞠目以视，我问：“你去过哪里？”他答：“澳门。”

我很厌烦他，一年不见他面。

后来又主动约他看戏，因为大家熟得紧，不必挂面具。

穿条粗布裤，一件球衣，光着脸，大家又回到十五岁的时候，无拘无束。

张佑森似乎永远有空档，我约他他总有空，但是他极少主动建议上什么地方。他是那种面粉团。要他长点短点是不成问题。

隔很久我才知道他在政府机构做事，薪水居然也有四千多元。我心想：四千多请这么一个人，真是糟蹋纳税人金钱，太令人不服气。

这便是张佑森。有时我也希望他是个理科高材生，麻省理工学院太空物理科博士，那么我们可以谈恋爱，甚至谈婚事。不过他很快乐，这就够了，头脑简单的人永远是满足的。

我跟赵兰心说：“真是卑鄙，这么看不起一个人，又跟他约会。”不是不惭愧的。

赵兰心，我的同事，是个聪敏的小姑娘。“但是他

对你好，而且他从来没叫你流过半滴泪。”她说。

我笑出来，“这是真的。”

“还不够吗？”赵兰心问。

我问：“这样便够做一世夫妻？”

“保证是一世。”赵兰心笑。

“或者我会嫁他。女人到了时间便得结一次婚，心理上女人有结婚的倾向狂，像候鸟在冬季南飞，遗传因子发作，便渴望结婚……真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相信婚姻？”赵兰心问。

“并不。我不相信。但这么多女人都迷信，想来是不会错的，你看学校里这么多女教师……只有你与我是独身，”我大笑，“我们很快会被打入狐狸精类。”

她伏在桌子上大笑。

兰心是那种个子娇小，男人会喜欢的女人。教员室常因她的笑声添增欢乐。这时候凌奕凯走进教员室。

凌奕凯放下书问：“什么这样好笑？”

我看他一眼，不出声。兰心对他很有意思，因此我很少与奕凯说话。兰心这种年纪，说她懂事，她又不是十分想得开，免得伤同事间和气，我很晓得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。

尤其是奕凯这种小伙子，最好有七个女朋友，每日一个，周而复始，而且都自备零用，随时请他吃饭。是，他便是那种人，有一次我、兰心与他出去吃中饭，帐单上拿上来才三十七元五角，他打着哈哈不肯付帐，我木着一张脸假装看不到，结果兰心乖乖的付掉，之后还并不气。兰心在别的事上十分精刮，应付男人也颇有一两手，遇到凌奕凯却又傻呆了，真没法子。

这当下奕凯过来问我：“今学期教什么？”

“仍是莎士比亚与汤默斯哈代。”我说。

· 独身女人 ·

“我知道少不了狄更斯。狄更斯是年年有的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不能忘记那三十七元五角。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，衣装煌然的与两个女人出去吃午饭，三十七元五角的帐都不肯付。这年头谁又杀过人放过火，我很看他不起，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坏人。

所以那日问我家的电话号码，我干脆的说：“我家中没装电话。”

“呵，老姑婆爱静？”他自以为幽默的说。

“是。”我简单地回答。

是又怎么样呢，再做十年老姑婆也轮不到他担心。

相形起来，我明白为什么张佑森不讨厌，张佑森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人，他也不故作风趣，也不装作聪明，更不懂得欺瞒，他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蠢人。

“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在教书？”他故意讨好我。“因为我要付房租。”我冷冷的说。

兰心在那边笑起来，“有时候你的口气真像老姑婆。”

“是，我的确是老姑婆，真奇怪，”我说，“为什么做老姑婆有人取笑，离婚妇人反而争取到全世界的同情？你想想，天地还有正气没有？”

“所以非结一次婚不可。”兰心说。

凌奕凯说：“哦，原来还有这种理论。”

我住了嘴，我害怕男人在女人说话的时候搭嘴，我打开《咆吼山庄》拟测验题目。

凌奕凯凑近问我：“下星期去看电影好不好？有几部好片子。”

“都看过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么出去吃饭。”凌奕凯说。

“没空。”我说。

“不想见我？”他问。

“我怕付帐。”我看到他眼睛里去。

他忽然被我刺到最痛的地方，整个人一震，然后涨红了脸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我取出书本走出教室。

上完那节课在走廊遇见兰心，她抱怨我：“你也太小器了。”

我冷冷看她一眼，得罪她的心上人了。

“是我让奕凯叫你去看电影的，你老在家呆着不好。”

我不想与兰心吵嘴。她怎么晓得我没地方可去？我有约会还得像她那样大锣大鼓的宣传不行。她也太关心我了，好像我不识相似的——她与男朋友是提携我去看一部电影，我居然情愿在家坐也不识抬举。

“谢谢你，我有事。”我淡淡的说，“不想上街。”

她笑笑，“唉你这个人。”走开了。

我不是不喜欢教书，孩子们顶可爱，只是同事的素质……一个个是模子里印出来的，想的一样，做的一样，喜爱又类似，追求的也就是那些东西。在他们之间我简直要溺毙，而且一举一动像个怪物。

如果不是为孩子们……我的学生是可爱的。还有教书的假期多，暑假躺在沙滩上的时候——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我叹口气。

想要长期伴侣便得侍候丈夫的眼睛鼻子，做独身女人干什么都没个照顾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。

孩子们喜欢我。

男女学校的学生早懂事，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正在渡过他们一生人当中最美丽的时刻。这一代的女孩子比我们一群处处胜一筹：身材、面貌、智能。她们发育得

堂堂正正，父母养育她们是责任。我们成长的过程偷偷摸摸，寄人篱下，当年父母养我们是恩惠。

我真羡慕他们，他们受父母的训，不必聆听：“当初我养你一场……”这种话。他们懂得回答：“我从没要求被生下来过。”

他们理直气壮，所以眼睛特别明亮，嘴唇特别红，皮肤特别油润。天之骄子。

像我们班上的何掌珠，十六岁零九个月，修文科，一件蓝布校服在她身上都显得性感，蓝色旗袍的领角有时松了点，长长黑发梳条粗辫子，幸亏班上的男生都年轻，否则都——心跳而死。何掌珠身上有点婴儿肥未消，倒不是属于略胖的那种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手腕与小腿都滚圆，连胸脯都是圆的，见过她才知道什么是青春。

问她是否打算到外国升学，她答道：“苦都苦煞了，香港大学可以啦，然后暑假到欧美去旅行。”

她爹是个建筑师。她在十五岁时候便到过欧洲，问她印象如何，不过耸耸肩，不置可否，凡事太容易了，没什么味道。

值得一提的是何掌珠功课很好，英文作文词文并茂，有些句子非常幽默，偶尔利用名作家句子讽刺一番，常看得我笑出来。教足她三年，看着她进步，心中也有愉快。

有时候我也与她及其他的女孩子闲聊，名为师生联络感情，实则是向老师撒娇，她们早已懂得这一套。

——“蜜丝林是我们老师中最漂亮的。”拍马屁。

(不知为什么，英文书院中的女教师都被称为“蜜丝”。)

“蜜丝赵也漂亮。”

“不过穿得小家子气。”

我说：“别在我面前批评别的老师。”

“背着你可以批评吗？”一阵嬉笑。

等她们看到世界，她们便知道做人是怎么一回事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惭愧，哦，我是妒忌了，怎么可以有如此恶毒的想法。

“蜜丝林，你在什么地方买衣服？”何掌珠问道。

“街边档口。”我答。

“恋爱时应该怎么做？”

“享受。”

又是笑。女学生永远只会咕咕笑。她们活在游乐场中，没有一件事不是新鲜的，在她们眼中，一切事物都鲜明彩艳，爱恶分明。

“蜜丝林，为什么你没有男朋友？”何掌珠特别顽皮。

“谁说的？谁说我没有男朋友？”我微笑。

“都这么说。”

都这么说。

我明白了。

周末张佑森约好十一点来我家，结果十点十分就到。我问：“你有没有时间观念？我才起床。”很烦。

张佑森做事永远得一个“错”字。

我递给他一叠报纸杂志，“你慢慢读吧，我要梳洗。”

他也不出声。坐在那里看起报纸来。

一会儿我烧着的水开了，水壶像婴儿般呜咽，他又走到厨房去。我到厨房去阻住他，“佑森，在别人家中，坐在客厅中央，别乱跑好不好？这里不是你付的房租，你规矩点，守礼貌行不行？”

他仍然回到客厅坐下，不声不响。

张佑森是这么一个人，早是个笑话，那时运动会，他的中学离我们中学近，跑完步体育老师允许他用我们

的淋浴间，结果他每次带着肥皂毛巾来——笑死女生，真笨得不像个人。而结果我跟他耗上了。全校公认最聪明的女生跟他泡，他福气不是没有的。

每次约会，一切事宜都由我安排，像今天，我说：“我们先去吃中饭，然后买票，买好票我到超级市场去购物，你如果没有兴趣，便到图书馆去坐一下。”

买完票回来的时候，他把路边建地下铁路的泥浆也踩回来，一进门踏在那条天津地毯上。

我说：“佑森，请帮个忙，你贵脚抬一抬，我地毯刚洗过，不是给你抹鞋底的。”

他“哦”的一声，把双脚移过一边。

“佑森，”我叹口气，“你这个人是怎么活了三十年的？”

他仍然不出声。

我与他对坐着，他没话说，我也不说话，次次都要我说话娱乐他，我累。

我笑说：“佑森，谁嫁了你倒好，大家大眼对小眼，扭开电视便看到白头偕老。”

他讪讪地看着双手。

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我努力制造话题。

“很忙。”两个字。

“忙成怎么样？”

“很多女孩子都告假去旅行，所有工作堆在我头上。”

“你也该出去走走，增加见闻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”

他好脾气地笑，“我没钱。”

“你赚得跟我差不多，我得付房租，你跟家人住。”

“你比我多赚百分之五十。”他倒是没有自卑感，“我在分期付款供一层房子。”

“呵，”我笑，“打算娶老婆了。多大的房子？—

个月供多少？”

“一个月两千多。”他忸怩的说，“分五年，四百多尺的房子，是政府居者有其屋计划那种房子。”

“可是，你收入已经超过申请资格了。”我惊异。他说：“我……瞒了一些事实。”

典型的香港人。我叹口气，你说他傻，他可不傻，他在世俗上的事比谁都会打算盘。地毯要是他买的，他就不舍得踏上去，一定。

“四百多尺……”我说，“比我这里还小一半，我的天，香港的公寓越来越小，怎么放家具？一房一厅？像我这里这样。”

“你这里是三房一厅拆通的，怎么同？”他说，“也只有你一个人住这么大地方不怕。”

我说：“四百尺有窒息感。”

“两个人住也够了。”他说。

我不想与他争执。他总有他的道理，他自己有一套。

“你父亲呢？将来令尊也与你住？”我问。

“是。”他答。

“如果你太太不喜欢，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不会不喜欢。”他说。

我不响，只是笑笑。听上去很美满……小夫妻俩住四百尺房子，有个老人家看大门，公寓粘一粘墙纸便是新房，像张佑森这样的人，也许对某些女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丈夫。我嘲讽的想。

我们去看电影，两点半那场，因是儿童影片，观众拖大带小到三点钟才坐定，到四点钟又开始上洗手间，熙来攘往，吵得不亦乐乎。

我问佑森，“你闷不闷？”

“不闷，我怎么会闷？”

我很闷。

连学生都知道我没有男朋友。我暗自叹口气。陪我上街的人很多，但却没有男朋友。男朋友是不同的，男朋友是将来的丈夫。

看完戏我们往回走。我说：“如果你自个儿住，倒可以上你家坐坐，改变一下环境。”

“现在也可以呀。”他说。

我笑笑，他的父亲近七十岁，有点邈邈相，我不高兴与他招呼，又不想看他探头探脑的，老当我是未来儿媳。哪有人三十岁了还与家人同住，信都给父亲拆过了才到他手里，佑森也不觉是项烦恼，谁能给他写情信呢？

“真奇怪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认识竟已十五年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第一次见你，你穿一件粉红色小裙子，也是这么凶霸霸的样子。”

“我？”我笑，“我凶霸霸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现在这样。”

我忽然发觉他也有点幽默感，于是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佑森，你对我很容易，我知道。”我感慨的说。

“是我笨。不关你事，我常激怒你。”

“佑森，”我说，“你——”我又改变话题，“你如果结了婚，我们就不能这么自由自在见面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像兄妹。”他说。

“兄妹？”我笑，“有这么好的哥哥？或有之，余未之见也。”

他又不出声了。能与佑森有不停的对白，那真是奇迹。与他说话像断成一截截的录音带，不连续。

他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些日子都不结婚？”

“我？”我说，“没碰到适合的人。”

“你要求别太高。”他说。